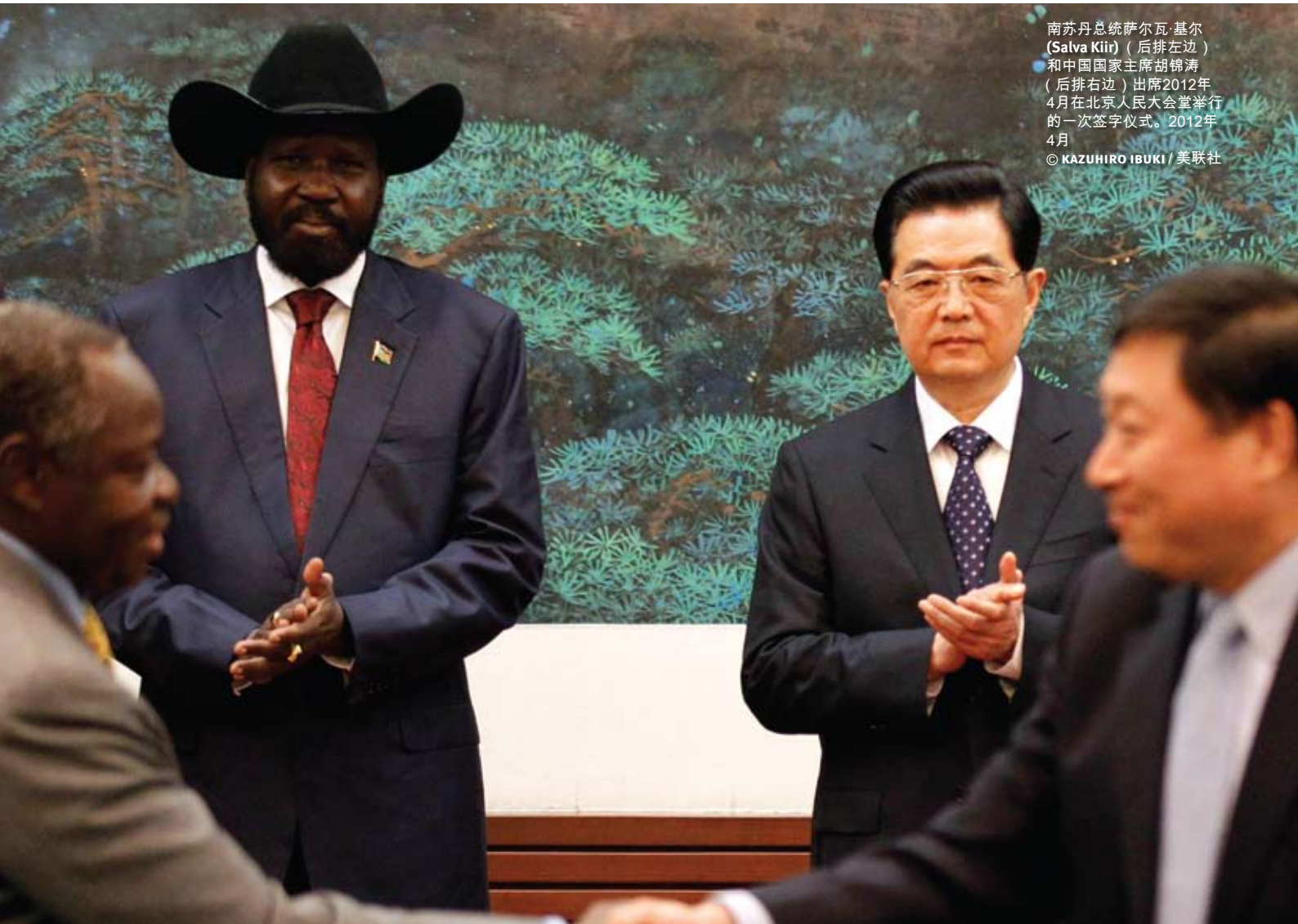


2012年8月

# “更安全世界”组织简报



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 (Salva Kiir) (后排左边) 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后排右边) 出席2012年4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签字仪式。2012年4月  
© KAZUHIRO IBUKI / 美联社

## 中国和南苏丹

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得到相当大的关注。尤其在苏丹和南苏丹,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冲突和动荡之后,该地区成为一个特别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正逐渐面临挑战,而中国的不干涉内政政策、军事作用和经济合作之间出现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总体而言,北京已经对该地区的复杂局势,特别是对2011年7月南苏丹共和国独立的现实采取了务实的反应。除了中国政府之外,中国参与和南苏丹合作的还有许多其他行为体,包括众多国有银行、大公司和私营企业等。

本期简报中收录了三篇文章。它们虽然观点和建议各不相同,却都认为中国将在南苏丹未来的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尽管说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但来自中国的各种行为体如何继续从其在南苏丹的实践中汲取教训并做出反应,将影响到中国在其他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的行为方式,包括在非洲及非洲以外的国家。务实而有针对性的做法如果反复实施,就有可能成为一项既定的政策。这样看来,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也有可能为世界上最古老且最大的国家提供某些实践经验。

# 引言

在一项深入研究项目<sup>1</sup>的基础上，“更安全世界”组织一直持续研究中国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迄今为止，南苏丹问题引起了我们的特别关注。例如，通过在北京、朱巴（南苏丹首都）、内罗毕、华盛顿、伦敦和维也纳等地举办一系列的研讨会，“更安全世界”为官员和学者们就中国在这个新独立的国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问题建立了多重层次的对话。<sup>2</sup>

“更安全世界”对来自中国、非洲和欧洲研究机构的学者们对南苏丹问题的实地研究一直予以支持。这份简报即展示了首批研究成果。2012年5月27日至6月2日期间，“更安全世界”组织了一个团队，前往朱巴进行实地研究，对中国大使馆官员、企业家和工人，南苏丹的政府官员、公民社会和研究机构，以及国际外交官和非政府组织等进行了采访。<sup>3</sup>

正如在这项研究中所明确指出的，南苏丹人对于中国的印象仍然受到中国在苏丹第二次内战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石油开采这样的新问题更加深了双方彼此间的不信任。不

过中国支持南苏丹的全民公决及其派出的高级别代表团的工作使得许多人认为中国和南苏丹之间的政治关系已经得到改善。此外，人们普遍认为，南苏丹和中国可以成为天然的伙伴：一个是资源的来源地和新兴市场，另一个是能为发展提供大量资金援助的国家。对于这两国的高级官员而言，他们即将揭开中国和南苏丹友谊与务实合作关系的新篇章。

与此同时，正是冲突——包括南苏丹内部的冲突及与北方邻国的冲突——将继续阻碍两国关系朝着更有意义的方向深化。这体现在许多方面，包括暂停发展项目，停止石油生产，发生武装冲突，希望北京发挥更突出的领导作用，以及考验彼此所做的政治承诺是否兑现。

本期简报中收录的三篇文章细致考察了部分上述阻碍因素。它们反映了作者们基于南苏丹研究之旅形成的个人观点。在第一篇文章中，斯蒂芬·郭 (Steven C. Kuo) 概要介绍了中国对两苏丹冲突问题所持有的观点。文中提到，尽管北京被迫卷入这些冲突，但仍不情

愿扮演其被期待的领导角色。在第二篇文章中，劳拉·巴伯 (Laura Barber) 和肖玉华 (Xiao Yuhua) 从多个层面研究了中国和南苏丹的经济关系，详细列举了中国和南苏丹经济关系的多方面特点以及深化这种关系的各种阻碍因素。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托马斯·惠勒 (Thomas Wheeler) 阐释了经济合作同不安全之间的一些联系，认为中国政府和大企业的决策者可以做出更大努力，以使他们和南苏丹合作能够更具备“冲突敏感度”。他认为，中国方面尤其可以对其之前与苏丹合作的历史进行一个坦诚的评估，从而实现南苏丹政策的优化。

## 关于作者

斯蒂芬·郭 (Steven Kuo) 在南非西开普大学政治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对中国在非洲的和平与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广泛的研究。他最近的出版物有“Beijing’s Understanding of African Security: Context and Limitations” in *African Security* Vol 5, No.1. 他即将出版著作：*Enter the Dragon: China in Post-Conflict Africa*.

劳拉·巴伯 (Laura Barber) 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就读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主题涉及中国在“走出去”时代下对非洲的外交政策，重点讨论了中国同苏丹和南苏丹关系的演变。她曾经在英国、新加坡、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等地就中非关系、发展和冲突问题以及外交政策分

析等主题，为众多媒体和研讨会发表演讲和撰写论文。在回到学术界之前，她曾经在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联合国和平大学担任过研究助理。她还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

肖玉华 (Xiao Yuhua) 博士是中国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该研究所是中国境内从事中非关系研究和教学的顶级机构之一。肖博士目前是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一位访问学者。他的研究领域包括非洲之角的和平与安全、在非洲的中国跨国公司以及中非关系等。他已公开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并接受过多家媒体的采访。

托马斯·惠勒 (Thomas Wheeler) 是“更安全世界”组织中国项目的协调员。他在该项目中主要从事中非关系、中国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所开展的发展援助以及其他崛起国家问题的研究。在此之前，他曾经为“更安全世界”组织非洲项目工作，侧重研究肯尼亚冲突问题分析以及公民社会对苏丹安全问题的参与等。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到非洲安全和冲突问题，尤其集中于对非洲之角地区的研究。托马斯拥有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的硕士学位，主修冲突、安全和发展问题。



# 1. 不寻求领导

## 北京在两苏丹危机中的态度

斯蒂芬·郭

- 南苏丹为北京支持非洲的和平与发展的意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实践机会
- 虽然生意和政治其实紧密相连这一理念已经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中国当局仍不愿在解决两苏丹和平事务中起领导作用
- 这导致了南苏丹和中国领导层在期望上的差距

不同于以前殖民帝国、西方捐赠者或借贷机构，当前中国在非洲体现了其致力于当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意图。南苏丹——这个非洲最年轻且最欠发达的国家——为北京支持非洲的和平与发展的意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实践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北京对非洲的安全政策具有保守主义的特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北京为非洲从安哥拉到津巴布韦的众多解放运动提供了政治和军事支持。<sup>4</sup>在当时，这表面上是在世界范围内支持革命运动，而主要动机却是同苏联和美国各自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及合法性而展开竞争。这一致力于同超级大国争夺代理人的政策在邓小平主政后被抛弃了。邓小平的选择是让中国走一条改革与和平发展的道路。

### 中国式的和平？

随着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的日益显著，北京在其同非洲国家关系上选择强调经济上的双赢政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文重在2004年的一次讲话中如此说道：“生意归生意……我们尽量把生意和政治分开”。<sup>5</sup>这充分体现中国对经济的侧重。这一不干涉内政的政策是许多中国学者和决策者们所认可的。因为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殖民主义残留影响以及他们对非洲政治进行新殖民主义干涉是造成非洲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而且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不能通过外部强加的方法来

解决。<sup>6</sup>因此，北京选择的方法是置身于非洲的政治矛盾之外，并且将自己定位于仅限支持“用非洲的办法解决非洲问题”。这样，北京一如既往的选择避免在应对和解决当地冲突的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

然而，鉴于中国在非洲不断加深的广泛利益，加上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以及非洲国家对北京不断增加的期望，那种中国在非洲政治或冲突中不用扮演任何角色的观点不得不再被重新审视。苏丹以及2011年7月赢得独立的南苏丹为此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案例，证明中国事实上已经在当地、双边以及国际政治层面成为了重要的组成部分。苏丹和南苏丹的石油主要出口到亚洲。2011年，那里平均每天生产33万桶石油，其中有66%出口到中国，9%出口到马来西亚，8%出口到日本，5%出口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4%出口到印度，4%出口到新加坡。<sup>7</sup>由于中国是那里最大的经济投资国和迄今为止最大的石油买家，几乎没有国际观察家或苏丹人会相信中国声称自己是能力和影响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说法。

### 相比西方领导下的“自由和平”——强调良治、自由市场和对人权的保护，“中国式和平”更强调建立在改善基础设施、减少贫困和稳定治理等基础上的经济发展。

对于因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且侵犯人权而遭到西方孤立的喀土穆而言，中国不仅成为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而且也是其最重要的政治支持者。<sup>8</sup>北京曾经在达尔富尔危机期间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不顾西方的压力而袒护喀土穆。此外，北京还为苏丹提供相当可

观的资金和专家队伍，支持苏丹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其中影响最大的工程当属苏丹北部由中国水电建设集团负责建设的麦罗维大坝 (the Merowe Dam) 工程，该工程是2010年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 (Omar al-Bashir) 在其竞选总统期间推出的一项重要标志性工程。<sup>9</sup>

为应对国际压力，北京同喀土穆政权就解决达尔富尔危机问题进行了成功的外交磋商。2007年，北京成功说服了巴希尔总统接受联合国和非洲联盟混合维和部队入驻——这是一个由外部（尽管是多边的）强加给在喀土穆方面看来原本属于内部问题的解决方案。鉴于无论是非洲联盟还是西方国家都对喀土穆都不具备这种影响力，北京的外交努力值得人们为之称道。

在2005年签署了结束苏丹政府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 (SPLM/A) 之间战争的《全面和平协议》(CPA) 之后，中国越来越多地卷入到南北苏丹政治中。苏丹和南苏丹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将冲突后重建、维护和平的愿望付诸实践的机会。相比西方领导下的“自由和平”——强调良治、自由市场和对人权的保护，“中国式和平”更强调建立在改善基础设施、减少贫困和稳定治理等基础上的经济发展。<sup>10</sup>鉴于西方领导下的冲突后建设计划的失败以及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成功，南苏丹的官员和南苏丹的一些非政府组织都对中产生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中国能够在当地的和平与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 朱巴对北京卷入两苏丹事务的观点

朱巴官员承认，在同北方爆发内战期间，他们把中国看作是喀土穆的一个盟友。<sup>11</sup>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 (SPLM/A) 的观点是，中国“支持喀土穆这一战争机器”。在《综合和平协议》签署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 (SPLM/A) 担心中国可能在过渡期内进行干涉。当这一切都未发生之后，朱巴方面





2010年还居住在通季东县 (Tonj East county) 拉米奇 (Ramich) 附近的人们向远离城镇的方向迁徙。他们是最后一批前往更靠近有助于饲养牲畜的水源和草地的人群之一。农牧生活是许多南苏丹民众的传统生活方式。2010年12月

© PETE MULLER



已经很清楚，中国将在南苏丹的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sup>12</sup>

自从签署《综合和平协议》以来，南苏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得以改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南苏丹人认为中国能对那些紧急必需的基础设施项目予以快速高效的批准、资助及建设。2012年4月，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 (Salva Kiir) 对中国进行了一次正式访问，以巩固两国关系。在这次访问中，基尔总统要求中国帮助建设一条通向肯尼亚的石油替代管道——尽管这个请求不出意外地被中国方面拒绝了（参见下一篇文章《双赢？》）。

除了把中国视为投资和发展援助的一个主要来源之外，朱巴方面还将北京视为一个解决当前朱巴和喀土穆之间的危机的关键角色。2012年1月份，朱巴方面停止了对喀土穆的石油生产，声称后者偷窃石油。在朱巴方面看来，北京通过说服巴希尔总统接受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进驻达尔富尔展示了其对喀土穆的政治影响力。这样的话，北京有利益、也有能力迫使喀土穆就当前两苏丹僵局达成协议。

##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在朱巴的中国商人和外交家们对南苏丹的和平前景持积极的态度。

### 中国对两苏丹冲突的理解

中国学者和决策者们将苏丹和南苏丹之间冲突的主要原因同英国殖民主义的历史经历联系在一起。<sup>13</sup> 在北方不断地将宗教、文化和语言强加给南方之后，这一殖民后果变得更加突出。中国的观察家们也注意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其实是南苏丹要求独立以及最终成功地获得独立的主要原因。<sup>14</sup>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在朱巴的中国商人和外交家们对南苏丹的和平前景持积极的态度。他们把当前朱巴和喀土穆之间的危机看作是双方对协商持开放态度的机会，而不是进入另一个数十年冲突的插曲。一位中国建筑公司的经理指出，南苏丹的高风险环境同时也提供了高利润空间，并且，由于对基础设施建设庞大的需求和丰富的资源，南苏丹存在着巨大的商机。<sup>15</sup> 一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CNPC) 设在朱巴的办公室的管理人员认为，两苏丹对于中国角色的期望太过于政治化。石油在国际市场上销售时是基于商业利益的，卖给的是能够提供最高价格的买家，并不必然是卖给中国的。此外，尽管北京会给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提供支持，但该公司必须为其自己的投资承担风险和损失。

朱巴小规模华人社区的主流观点认为，只要双方都希望石油生意运转起来，目前的这种僵局就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对比2011年干涉利比亚及当前的叙利亚危机，一位在朱巴的中国外交官指出，虽然人们对解决利比亚和叙利亚局势的最佳途径存在分歧，但在苏丹和南苏丹危机问题上，中国、美国以及联合国安理会中其他国家的人们都赞成要通过协商的办法解决。<sup>16</sup> 因此，各大国不大可能对其中任何一方提供外部支持以延长南北苏丹之间的冲突。

中国分析家指出，两苏丹的经济是互补的，合作是必要的，而且对双方来说又都是有利的。<sup>17</sup> 这一观点同时也得到在朱巴的许多中国人的认可。他们认为，南苏丹政府体制的不稳定以及它在国际外交领域的相对不成熟是导致南苏丹贸然决定停止在南部油田进行石油生产的主要因素。他们认为，南苏丹政府在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将认识到和平地解决彼此争端将符合各方的利益。

### 观念鸿沟

南苏丹政府认为中国掌握着南苏丹的发展及其同北方建立和平的钥匙。鉴于中石油公司

在恢复石油生产方面的利益，朱巴方面希望看到中国在解决南北苏丹冲突上能够起更大的领导作用。中国在南苏丹的投资及对南苏丹的发展援助使得北京和朱巴将找到很多共性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在关于北京应当在南北苏丹之间的政治谈判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问题上，中国和南苏丹之间还存在着认识上的鸿沟。总统萨尔瓦·基尔请求中国支持建设一条通向肯尼亚的石油替代管道的要求是不现实的，这同时表明朱巴对中国利益的理解是不充分的，因为修建一条石油替代管道将破坏中石油在苏丹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并且会极大地破坏北京同喀土穆之间的关系。

## 目前，在解决两苏丹冲突的问题上，期望北京改变现有政策，在冲突管理上发挥更突出的领导作用是不现实的。

鉴于目前北京的核心安全问题正聚焦在它的东亚邻国身上，我们无法期望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冲突，或更广泛地讲，非洲的安全挑战会成为中国决策者优先考虑的问题。北京还是最有可能通过对多边外交活动的参与来帮助解决问题。目前，在解决两苏丹冲突的问题上，期望北京改变现有政策，在冲突管理上发挥更突出的领导作用是不现实的。



# 2. 双赢？

## 中国与南苏丹经济合作

劳拉·巴伯，肖玉华

- 鉴于南苏丹艰难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国政府有可能会对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巨额的贷款
- 中国国有和私营的建筑公司在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虽然面临着多种多样的挑战，却依然在寻找巨大的商机
- 南苏丹政府和中国石油企业仍存分歧
- 中国的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能做到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当地对法律的执行程度

### 中国在南苏丹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南苏丹的独立标志了这个国家政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然而，在独立一年之后，南苏丹共和国的现状继续因为其同喀土穆的紧张关系而面临巨大的经济和安全挑战。此外，今年早些时候单方面决定停止石油生产亦导致最近的石油收入（占该国政府财政预算额的98%）损失，南苏丹正处于急需财政资助和外国资本，以支撑其发展计划，以及最终实现国家生活正常运转的时期。

尽管对中国的看法仍然因为北京在苏丹第二次内战期间同喀土穆的密切关系而受到影响，南苏丹越来越认识到中国能够为其发展，尤其是在帮助解决该国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问题上提供帮助。中国的利益越来越多地同非洲国家内部以及地区政治事务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遭到不少批评，但这一政策仍然对南苏丹具有一定的吸引力。<sup>18</sup>

与此同时，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及其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与南苏丹对发展的渴望有了契合点。根据中国驻朱巴大使馆提供的数据，目前在南苏丹工作的中国公民数量仅有1000人左右，而且大多数仍然因为安全原因只留在朱巴。然而，中国的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对于在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开辟新市场的期望还是很高的。<sup>19</sup>

### 中国为南苏丹发展提供的政府贷款

虽然南苏丹政府一直在寻求从海湾地区银行（如卡塔尔国家银行）和其他非洲国家那里获得信贷预算支持，但中国政府和中国国有进出口银行也向南苏丹表达了为其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建设工程将由中国的国有企业来承担）提供低息贷款的意愿。<sup>20</sup>然而，南苏丹最近对北京像对西方捐赠者一样，表现出一种不温不火的外交姿态。南苏丹暂停石油生产以及南北之间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是影响中国贷款额和贷款条件的关键因素。媒体广泛报道过萨尔瓦·基尔在4月份对北京展开的国事访问中签订了80亿美元的贷款，而这个数字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方面的证实。事实上，这笔贷款仍然在双方的讨论之中。<sup>21</sup>据南苏丹官员的披露，实际上在现阶段只签订了12亿美元的贷款数额，而80亿美元是两国在未来开展经济合作时预计的贷款总额。<sup>22</sup>

### 在当前的安全状况下，中国的金融机构和建筑公司显然还在谨慎地“等待和观望”，在抓住投资机遇和规避潜在风险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在朱巴的中国外交家们对南苏丹提出大胆的资金支持计划持保留态度，同时也呼吁曾促使南苏丹获得独立的关键角色——美国，对南苏丹独立后的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sup>23</sup>于是，在当前的安全状况下，中国的金融机构和建筑公司显然还在谨慎地“等待和观望”，在抓住投资机遇和规避潜在风险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表达了其通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抗疟疾药品和体育

设施等同南苏丹发展友好关系的意愿。在中国的援助下，一个位于朱巴的国际会议中心正在计划修建中，以便改善这个非洲最年轻国家的会议设施。

据报道，双方同意启动的建设工程包括在北京建造一个新的大使馆，以及通过一笔数额达1.5亿美元的优惠贷款翻新朱巴机场。据报道，中国对大型工程的融资中，有一个协议是同中国葛洲坝集团签订的，其目标是建设连接从埃塞俄比亚到尼罗河以东地区的电网（沿线所及地区包括上尼罗河、琼莱和中赤道省）。该工程所需的3.3亿美元都将由中国政府提供。<sup>24</sup>尚在谈判中的道路建设项目包括一个由南苏丹提出的连接朱巴和伦拜克（Rumbek）的N2公路建设工程（由中国的一家私人企业“山东高速”进行可行性研究），以及完成建造一条在上尼罗河地区的N1公路（该公路在南苏丹独立之前已经由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承建）。<sup>25</sup>

从根本上讲，两国政府签订的一系列谅解备忘录中所涉及到的融资和发展计划的落实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未来几个月这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形势将如何发展。中国政府在给予援助资金的同时却发现南苏丹的石油没有流动起来，而南苏丹政府的官员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对中国国有企业来说是一个应予以关注的焦点问题，因为苏丹的石油部门是他们的重要利益之所系。不过，他们表示，在南苏丹政府恢复石油生产之前，他们会要求苏丹做出保证，不再用扣押所谓欠付过境费的石油来要挟南苏丹。然而，他们自己也逐渐意识到，这种保证单靠中国施压是无法实现的。很显然，截至本文撰写之时，不断增加的国际压力及两苏丹在经济上的不稳定正促使双方坐下来谈判，以便最终签署一份内容包括划分边界及确定石油运输费用的新协议。如果南北苏丹能够达成一份和平协议并付诸实施，中国和南苏丹之间的经济合作就可能进一步得到发展。





在艾蒂达 (Atido) 这个村庄，铁路道岔指向北方。这里是最初连接南苏丹和苏丹的地方。对于被陆地包围的南苏丹而言，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2010年3月

© BEN PARKER / 综合区域信息网



如果南北苏丹能够达成一份和平协议并付诸实施，中国和南苏丹之间的经济合作就可能进一步得到发展。

## 在南苏丹的中国建筑公司

中国的私营商业行为体在南苏丹的出现比北京在朱巴开展官方外交更早，后者于2008年在这里建立了领事馆。在2005年签订《综合和平协议》后不久，几家私营企业就开始在这个准独立的国家开展商业活动，其中多家企业积极参与了建筑活动。例如，私营的中昊海外建设工程公司 (Zhonghao Oversea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mpany) 早在2006年就进入南苏丹，当时主要从事地上凿洞的建筑活动。该公司大多数客户为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在谈到前往南苏丹开展业务的动机时，中昊公司的管理层认为“高风险环境同时也能产生高利润”，而且该公司从其在诸如尼日利亚、津巴布韦、马里和阿尔及利亚等别的非洲国家的投资实践中总结了经验。<sup>26</sup>

中国的一家国有建筑公司——中国海外工程集团 (COVEC) 也在南苏丹独立之前就在当地开展了业务。然而，该公司强调其在南苏丹投资的决定并非因为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sup>27</sup> 在2006年，南苏丹政府将一份合同授予中国海外工程集团，委托后者对作为朱巴紧急修复计划一部分的政府建筑物进行修建。一位南苏丹高级官员指出，该公司在众多建筑公司竞争的情况下被选中来负责这个工程，是因为它在高速度建造方面享有盛誉。<sup>28</sup> 这家公司的客户主要是南苏丹政府和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在2006还委托中国海外工程集团修建朱巴的一所教学医院。此外，该公司还负责建造了在南苏丹首都的新世界银行办公楼。除了南苏丹政府、某些国际捐赠机构或

私人为这些建筑工程提供资金外，中国海外工程集团在不久的将来也有可能和众多国有企业一样，成为中国政府在南苏丹资助建设工程的承包商。<sup>29</sup> 许多接受访谈的中国建筑公司的管理人员表达了他们对当前南苏丹投资环境的关心，这是因为，南苏丹政府在停止石油生产后面临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已使它无法为几个重要的建筑工程提供该政府所应承担的那部分资金。

这些建筑公司所担忧的还包括日近激烈的竞争。这不仅包括同其他中国公司的竞争，也包括同那些在南苏丹独立后大举进入建筑市场的欧洲和日本公司的竞争。在朱巴的安全局势相对要稳定一些，但许多在首都之外拥有业务的中国公司表达了它们对近期苏丹和南苏丹边界日益恶化的安全形势的担忧。对中国建筑公司的直接攻击已经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了中国。不过，2012年1月份在苏丹的南科尔多凡省 (South Kordofan state) 发生绑架事件后，部分得到释放的人质还是重返工作岗位，但这次是回到了朱巴。<sup>30</sup> 某公司的管理人员说，他们已经意识到在这种不稳定的环境下开展业务时同当地警方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sup>31</sup>

对于在南苏丹开展业务的建筑公司来说，获得建筑材料被认为无论从成本还是效率上讲都是最具挑战意义的事情，因为所需要的大量水泥都不得不从肯尼亚或乌干达进口。不过，中国公司发现在南苏丹从事类似水泥这样的建筑材料的生产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 (China National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mport and Export Corporation) 最近得到一份合同，负责在卡普塔县 (Kapeota county) 建造一家水泥工厂。这样，将来在苏丹开展业务的建筑公司将得以降低它们的营运成本。

## 在南苏丹石油部门投资的中国公司

在历史上，南苏丹对中国国有石油公司的印象因为第二次苏丹内战期间这些公司在苏丹

所扮演的关键投资角色而受到影响 (参见下一篇文章《以和平求发展》)。在2005年《综合和平协议》签署之后的过渡期内，南方的官员抱怨说，虽然《综合和平协议》中就分割石油资产的方案达成了一致，但在喀土穆被指责提供了低于石油公司公布的生产数据之后，中石油却没有向南方提供其石油生产数据。在2011年7月获得独立之后，南苏丹官员抱怨说，在南方脱离北方独立之后，虽然苏丹石油储备的75%移交给了南方，但中国的国有石油公司却继续将喀土穆政府视为它们在石油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sup>32</sup>

从中国国有石油公司的角度看，原先的石油合同是同喀土穆当局签订的，在过渡期内这些合同仍然合法有效，这就要求它们不能把生产数据提供给当时看来属于第三方的南方。这种状态将一直延续到南苏丹获得独立后同南方方面签订新的协议，以取代之前同北方签订的协议为止。在南苏丹独立后，朱巴同这些石油公司开始冗长的谈判以达成新的协议。虽然在此过程中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存在，但双方都同意维持已有协议的条款，并且在2012年1月份签订了新的为期五年的过渡期合同。新协议内容中出现的最大变化是关于更有约束力的环境标准，按照一定比例雇佣南苏丹人，社会保护规范以及增强透明度等。

新协议的签订也让石油公司更多地被卷入到目前苏丹和南苏丹之间复杂的纠纷中，尤其是涉及到需要由朱巴承担的运输费用，以及喀土穆对南部油田实施占领以换取得到这些运输费用的问题。尽管南苏丹方面认为其单方面暂停石油生产是被喀土穆方面逼迫的，但在许多方面，朱巴也希望通过让石油公司了解他们的利益如何因喀土穆对南苏丹的反复攻击而受到直接影响来促使石油公司更多地帮助解决这些冲突。

在今年2月份，南苏丹政府以“不合作”为由，下令驱逐了中国-马来西亚石油集团佩特拉达国际集团 (Petrodar) 的总裁。在其所解释的理由中有：发现一些未经上报的油井出现在了油田中；该公司在接到暂停石油生产的



中国政府在南苏丹首都朱巴捐赠和建设的计算机实验室，由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提供建设资金，北京建筑有限公司负责建造。2011年7月。



命令后拖延执行；以及该公司继续拖延搬迁总部至朱巴等。在朱巴的中国外交官声称，中国的石油公司已经向南苏丹政府提供了石油生产和油井方面的文件资料，而且在匆忙之中停止石油生产将给石油基础设施造成损害。<sup>33</sup> 尽管双方关系有日趋恶化的迹象，但南苏丹官员仍然表示该事件并非针对中国在该国的利益，而是为了向任何一家被怀疑同北方有共谋关系的外国公司发出清晰的信号。用当时一个部长级别的高官的话来说，“同中国（公司）发生纠纷不符合南苏丹的国家利益。”<sup>34</sup>

在有关中国的石油公司如何在解决石油僵局上发挥作用的问题上，一个正在讨论的潜在可能是将目前在犹尼提省 (Unity state) 的中央石油加工设施重新安置到更靠南的地方，从那里合营公司将能够直接采购石油。<sup>35</sup> 然而，在今年4月对北京的一次国事访问中，总统萨尔瓦·基尔和他的代表团希望中国资助南苏丹建设一条通向肯尼亚拟议中的拉穆 (Lamu) 港的石油替代管道，却未能从中国公司那里获得支持。南苏丹希望通过建设这条输油管道来降低其在石油出口运输方面对苏丹的依赖。中石油的代表看似是跟着北京的官员做出对南北苏丹冲突中立的立场，但很显然，他们关于不为石油替代管道工程提供资助的决定，还是建立在该公司本身商业考虑的基础之上。<sup>36</sup>

关于中国的石油公司，南苏丹官员顾虑最多的问题包括这些公司对社会福利贡献和企业社会责任。他们认为中国石油公司应该在当地地区增加其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实施对石油领域先进技术和知识的转让。然而，企业社会责任能做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当地法律的执行力，这在所有非洲国家都一样。在这方面，一份尚待南苏丹总统签署生效的石油法规文件，表达了其议会希望通过立法来落实国际先进经验的实施，以及建立一个石油委员会来监督执法的意愿。

## 南苏丹共和国地图



然而，中国的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能做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当地对法律的执行程度，这在所有非洲国家都一样。

# 3. 以和平促发展

## 中国同南苏丹的经济合作能否更具冲突敏感度？

托马斯·惠勒

- 中国对南苏丹实施经济援助，并不一定会对当地的安全与和平有帮助。相反，有时这种经济援助反而会加剧当地的冲突
- 中国官员和商业人士要和当地参与者共同合作，对经济活动会给当地冲突状况带来的潜在影响做出评估，并保证这些活动不会带来坏处。
- 这将有助于对危机的管理，能够为建设和平提供更有用的帮助，并且维护中国在当地的形象

尽管中国已经提供了一些发展援助，但媒体报道中提到的中国和南苏丹政府同意启动一个数额达到8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仍然有待中国官员核实，更不用说具体会怎样落实这个庞大的计划。这个巨大的数字被普遍认为很夸张，它相当于南苏丹整个经济数值的一半以上，平均每个公民可以分摊到略低于1000美元。<sup>37</sup>然而，展望未来，中国仍极有可能为南苏丹提供大额资金援助，特别是帮助后者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参见前一篇文章《双赢？》）。<sup>38</sup>这就为这个世界上 youngest 国家的经济提供了相当大的发展可能。一份世界银行的工作报告中描述：“这个新国家（南苏丹）的基础设施状况如此的糟糕，以至我们很难准确地指出什么是最紧迫的挑战……南苏丹在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缺口大约在每年8.79亿美元左右。”中国的援助将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sup>39</sup>

### 不是一个捐赠者

正如南苏丹政府高级官员所指出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捐赠者”。<sup>40</sup>许多来自中国的资金援助实际上算不上是传统捐助意义中所说的发展援助。参照中国在非洲其他地方所开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说，中国国有银行对南苏丹提供的贷款并不一定是优惠的，而且往往同中国的承包商及采购商紧密挂钩。其实，在南苏丹也可以采取在许多其他非洲国家所采取的“以资源换取基础设施”的模式，尽

管这在当前的石油僵局下会比较困难。这种模式从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式的理念，即假定正是这种“双赢的经济合作”——而不是“捐赠方-接受方”的关系——才得以促进非洲的发展。这种模式对中国的商业行为体“走出去”并打开非洲市场提供了财政补贴优惠。但不应将此简单视为一种积极的附加效应，而应视为核心目标。简而言之，它意味着生意。

没有人会否认，这种很大程度上得到整个非洲大陆欢迎的做法在许多情况下可能会收到双赢的效果：虽然遇到一些很大挑战，但中国已经在那里建立了企业，给当地带来例如就业机会和服务的益处。这种做法可能较西方援助更具多样性和可持续性。此外，中国修建的基础设施造价更便宜，交付速度很快，而且一旦交货马上可以投入使用。在冲突后的安哥拉，西方捐赠者不愿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但在2004年到2011年，通过以“石油换取基础设施”的方式和价值75亿美元的投资，中国在那里进行了大规模的道路、医院、学校、大学和电厂的重建。<sup>41</sup>

但这当中仍然另有隐情：南苏丹还不是一个冲突后国家。事实上，对于许多南苏丹人来说，独立建国之后最让人失望的要数没有享受到和平的好处。除了同其北方邻居的关系仍然紧张之外，南苏丹内部的琼莱、湖区、犹尼提、上尼罗河、瓦拉普和西赤道省等地的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小武器扩散，缺乏有效的安全保障，都意味着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已经升级到令人担忧的水平。暴力冲突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让许多人流离失所，也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正如前一篇文章所提到的，不安全的状态也对发展经济所迫切需要的众多建筑工程的开工建设构成了阻碍。在2012年1月苏丹的南科达凡省发生武装组织绑架29名筑路工人之后，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承包商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应去南苏丹一些省份拓展业务。例如，在南苏丹琼莱省，暴力循环已经威胁到14万平民生命财产安全。<sup>42</sup>从更宽泛的角度上说，人们普遍认识到，在冲突和动荡的形势下，该地区的发展将难以为继。据

世界银行估计，“内部冲突会消耗普通的发展中国家大约3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而那些长期处于危机的国家在克服贫困方面普遍落后20个百分点。”世界银行的报告还指出，还没有任何一个低收入或受到冲突影响的脆弱国家在“千年发展目标”中达标。<sup>43</sup>

### 加剧冲突还是重建和平？

动荡的形势可能限制经济的增长，反之亦然：经济合作——不管其如何用心良苦——都有可能对冲突起到助推的作用。中国官员们长期以来一直用“以发展促和平”的说法来为其与分裂前的苏丹之间所进行的无任何附加条件的经济合作做辩护。然而，中国的经济合作政策的现实却给人们呈现了一幅远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复杂的图景。<sup>44</sup>

中国官员们长期以来一直用“以发展促和平”的说法来为其与分裂前的苏丹之间所进行的无任何附加条件的经济合作做辩护。然而，中国的经济合作政策的现实却给人们呈现了一幅远比我们想像中更为复杂的图景。

中国的国有银行和中国的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在苏丹的基础设施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投资和建设当地的铁路、水管、电网、港口和桥梁。例如，中国的进出口银行就是为建造麦罗维大坝（由中国、法国和德国公司承建）提供15亿美元融资的国外主要



在南苏丹瓦拉普省的通季东的苏丹武装分子。那里是南苏丹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不同武装集团之间发生暴力冲突较多的地区之一。2010年12月

© PETE MULLER



出资方，同时也是修建喀土穆新国际机场的共同出资方。当然还有石油。作为苏丹石油的最大消费者以及当地油井的最大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对当地用以开发石油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相当大的投资。

中国和分裂前的苏丹的许多合作可能给发展带来真实而看得见的益处，或者说至少有一部分人因此获利。然而它绝对不能完全同当时（以及现在）普遍冲突的环境割裂开来。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会强化已有的会导致冲突发生的因素。例如，据报道，中国开展的大坝建设工程常常导致人民流离失所，并且导致某些本已因种族冲突而矛盾重重的地区发生暴力抗议。<sup>45</sup> 包括道路在内的苏丹石油基础设施军事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产油区的苏丹安全部队、武装组织和平民之间激烈的暴力冲突。有研究表明，中国公司同这些暴力冲突以及侵犯人权的行为有着某种同谋关系。<sup>46</sup> 正如一个来自南苏丹的公民社会活动家所说的，“过去，他们的做法是让当地人迁离产油区。我们试图质问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但我们很难接触到他们。”<sup>47</sup> 毫无疑问，石油是导致苏丹乃至非洲这场最长久内战的一个原因；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消费石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卷入了战争。一位南苏丹的政治人物表示，中国的这种形象，仍然是中国和南苏丹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sup>48</sup>

对南苏丹的大规模发展援助可能需要解决一个为许多南苏丹官员和民众所诟病的关键，就是在独立之前，同中国开展经济合作所产生的成果——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等——压倒性地有助于北方。“他们说他们修建了许多东西——医院和学校——但这些都是北方，而不是在南方”，一位来自南苏丹的观察家这样总结道。<sup>49</sup> 对于许多南方人而言，在经济活动和发展工程建设方面被边缘化的认知仍然是驱使当地发生武装叛乱迈向分裂的导火索。

2012年5月，研究团队在瓦拉普省通季北对关键人物进行了一系列采访，并组织相关群体讨论，旨在研究南苏丹人对国际捐赠者的

印象。“更安全世界”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南苏丹人对中国的形象感知的问题。大多数被采访者认为中国只帮助了北方人，使得中国在南苏丹的活动不禁被怀疑。但与此同时，许多人也对中国承包商最近在该地区出现并开始修筑道路而感到高兴。

中国促进其南苏丹的经济活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当地人心目中自己被边缘化的印象。中国官员和学者们认为这样一来，中国在南苏丹的经济活动有助于正面地从根本上解决冲突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经济合作的成果怎样分配？对哪些人有利呢？对于稳定而言，经济合作的成果怎样分配比经济合作的成果本身来得重要。

## 经济合作的成果怎样分配？对哪些人有利呢？对于稳定而言，经济合作的成果怎样分配比经济合作的成果本身来得重要。

### 共享责任

不能简单把中国的经济合作看作是有利于和平的抑或是消极。此外，关于责任还有更严峻的问题值得考虑：到底是中国公司还是交战各方将油田变成了战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地点和方式，到底应该由中国的国有银行还是由项目所在地的国家来决定？如果民众因建设项目而需要迁离，那么是谁应当保证他们得以在新家安置下来？谁又该决定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给哪些人？很显然，我们对此没有直接的答案——也许我们只能说责任是多方面的。

当然，南苏丹的领导人——包括国家领导和各省的领导——应当承担起主要的责任，来

确保来自中国的援助能够尽可能地对该国的人民有利，同时也要确保该援助能促进持续的发展，确保援助的透明性，年轻人能够找到工作，环境能够得到保护，消极的社会影响能够被极小化，以及冲突不至于持续地恶化。

对于中国官员和中国公司，也可以从过去的经历中获得必要的教训：他们应当认识到经济合作一定会对南苏丹正在发生的暴力冲突产生某种影响，而且至少应当采取具体的措施来确保危害不会发生。为实现这个目标，可以采纳“冲突敏感度”（conflict sensitivity）这个理念。

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中国行为体——例如包括在北京的政治人物和官员，驻朱巴的中国外交家和商务部官员，进出口银行的分析师，石油公司和承包商的首席执行官以及它们的各类项目经理——都可以采取务实的行动来实践“冲突敏感度”理念。要达到这个目的，可以采取三个步骤：首先，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和专业人员，从一个国家的宏观层面以及地方的微观层面，来理解当地的冲突状况。系统地咨询各种利害关系方——包括南苏丹政府、地方政府、公民社会组织、老年人和当地社区等——的意见也是十分关键的。其次，他们必须运用一种全面的风险分析法，清晰地辨别与当地的合作将怎样地影响到这种冲突的运行机理。第三，他们必须在以上信息的基础上尽力做到将负面影响最小化以及促进积极影响的最大化。例如，在冲突已经发生的地方，他们应当尽力确保这些建设工程的运作不应以牺牲其中一方利益为代价来造福另外一方。在某些情形下，风险可能比获益高出许多，这时候就不应该继续推动此项工程的开展，除非环境改变并逆转了这种对比。

对于中国公司而言，无论是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从事采掘业，以“冲突敏感度”的方法开展业务将能够为它们在危险环境下的危机管理提供极大的益处。如果能够更好地理解其开展业务的环境，并得到当地社区和冲突各方的接受，那就比纯粹依靠来自国家安全







在琼莱省被起获的一些小武器。尽管政府和安全机构开展了一系列解除非法武装的运动，但发生在整个南苏丹的武器扩散仍然是安全发展的主要障碍。2010年12月

© PETE MULLER

机关的武力保护要来得经济、更有效，因为那些机关自己也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如果能将“冲突敏感度”这一概念应用到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就有可能超越维护和平，通过正面地贡献于冲突后的重建和发展，达到重建和平的目标。这样，无论是对中国的商业行为体还是对中国政府而言，这种途径都将有助于保护他们自己在南苏丹乃至其他地方的声誉。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如果能将“冲突敏感度”这一概念应用到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就有可能超越维护和平，通过正面地贡献于冲突后的重建和发展，达到重建和平的目标。**

### 达到期望目标

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南苏丹的所有国际行为体都是在同样一种冲突环境下运作：没有哪个行为体能够免遭中国所遇到的那些挑战。在担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时，刘贵今大使曾经评论道，“中国将和国际社会中其他成员一道，积极地参与南苏丹的重建活动”。<sup>90</sup> 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在朱巴应当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和其他国际伙伴分享信息，以便更好地通过发展援助来促进和平。此外，中国可以从南苏丹以外及南苏丹独立以前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的历史经历中分享经验和汲取教训。大家都难免犯过一些错误，因而我们总是有很多相互学习的空间；虽然中国声称自己是公正地做事且干涉别国内政，但那不应该是排除同别国对话及合作的理由。

中国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帮助南苏丹。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武器经常落入到不该掌握这些武器的人手里，而那些用这些武器追求错误的目标——常常引起激化冲突和侵犯人权的后果。<sup>91</sup> 中国政府切不可忽视发生在苏丹南科达凡和蓝尼罗河州的危机，因为这些危机已经波及到边界对面的南苏丹。中国必须对喀土穆施加压力，令其允许国际社会在其国内开展人道救援活动，同时要停止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当然，朱巴同喀土穆本身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导致这些安全问题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但北京也可以通过对双方都施加适当压力来阻止冲突的升级，创设有利于双方展开对话的可持续的渠道，并且帮助及时确定缓解热点问题的措施。在此问题上，中国当然不应该被要求单独采取行动，而是可以和邻国、西方国家、联合国以及地区组织一道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南苏丹的所有国际行为体都是在同样一种冲突环境下运作：没有哪个行为体能够免遭中国所遇到的那些挑战。**

正如在第一篇文章《不寻求领导》中所提到的，很少有中国人仍然坚持商业能够完全地脱离政治的影响这一看法。2012年5月，为了阻止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危机升级，中国政府的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表示，他想告诉在南苏丹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时我们最先做的是什”。他指出，1949年的中国面临相似的挑战，“我们能够同他们分享的经验是：现在根本不是发生武力冲突的时候，也不是一心想要复仇的时候，现在是向人民兑现当初说服大家赢得独立时所做出

的让大家过上更好生活的承诺的时候……如果你还想得到你自己的人民的支持，那么这就是我们可能能够帮助你们做到的事情。我们是认真的，我们希望为你们提供帮助。但是，请让我们的帮助能够用得上”。<sup>92</sup> 虽然在中国的官员或学者很少有人会把这当作某种形式的政治条件，但它也许正表明：在北京，有人觉得南苏丹的领导人实现最低限度的和平，是中国在将来继续对其提供发展援助的一个前提。

有一句中国谚语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自身的发展历史：要想富，先修路。未来同中国开展的经济合作将使得南苏丹变得更为繁荣。但很显然，这种繁荣的基本前提条件就是这个年轻的国家的领导人能够采取切实的努力来结束冲突和动荡。同时，通过反思，中国的决策者要承担起自己所需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以确保南苏丹未来的发展能够得到实现。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大使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对苏丹问题的会议。2012年6月  
© J C McILWAINE / 联合国图片库

## 尾注

- 1 Campbell I et al, *China and Conflict-Affected States: Between principle and pragmatism*, (Saferworld, 2012).
- 2 可参考: 'Roundtable calls on China to play more active role in preventing conflict in South Sudan and Sudan', Saferworld, 7 June 2012.
- 3 研究团队成员包括: 肖玉华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 贝卢克·梅斯芬先生(安全问题研究所), 劳拉·巴伯女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史蒂芬·郭先生(西开普大学)和托马斯·惠勒先生(更安全世界)。姜恒昆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以及贝尔纳多·马里亚尼先生(更安全世界)对研究团队的工作进行了指导并提供了建议。
- 4 Taylor I,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frica in the 1990's',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998, 36(3), pp 443-460.
- 5 French H, 'China in Africa: All Trade, with no Political Baggag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8 August 2004.
- 6 Kuo S C, 'Beijing's Understanding of African Security: Context and Limitations', *African Security*, 2012, 5(1), pp 24-43.
- 7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Sudan and South Sudan', *Country Analysis Briefs*, 19 March 2012.
- 8 Large D, *Between the CPA and Southern Independence: China's Post-Conflict Engagement in Sudan*, Global Powers and Africa Programme Occasional Paper No. 115,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2).
- 9 *ibid.*
- 10 Kuo S C, 'Beijing's Understanding of African Security: Context and Limitations', *African Security*, 2012, 5(1), pp 24-43.
- 11 一名南苏丹官员在朱巴接受记者的采访, 2012年5月31日。
- 12 “更安全世界”在南苏丹首都朱巴举行的圆桌会议讨论, 2012年5月30日。
- 13 Xu J, 'Nan Sudan Wenti Youlai Fazhan Tansuo [The Southern Sudan Question: Causes and Developments]', *Shi Lin* [Historical Review], 1989, S1, pp 66-72.
- 14 He W, 'Meiguo Weihe Zhichu Nansudan Duli? [Why did the US Support South Sudan Independence?]', *Huanqiu Shibao* [Global Times], 10 February 2011.
- 15 一名中国国有建筑公司经理于南苏丹首都朱巴接受记者采访, 2012年5月29日。
- 16 一名中国高级外交官于南苏丹首都朱巴接受记者采访, 2012年5月29日。
- 17 Liu B, 'Nansudan Dulihongli Duixianlema [Has South Sudan's "Independence Divident" Paid Out?]', *Shijie Zhishi* [World Affairs], 2012, 6, pp 46-47.
- 18 一些官员对于西方顾问不听取南苏丹人的想法而自行决定议程的态度表示不满。有别于西方国家有附加条件的援助, 中国参与南苏丹的方法更受欢迎。
- 19 一名中国驻朱巴大使馆官员接受记者采访, 2012年5月29日。
- 20 特别是在2012年1月, 当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李源潮对南苏丹进行友好访问时, 有报道称, 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南苏丹提供了价值2亿美元的优惠贷款。
- 21 可参考: 'South Sudan agrees \$8bn loan with China', *BBC News*, 28 April 2012.
- 22 “更安全世界”在南苏丹首都朱巴的圆桌会议讨论, 2012年5月30日。
- 23 一名中国驻南苏丹朱巴大使馆官员接受记者的采访, 2012年5月29日。
- 24 南苏丹信息部部长在朱巴接受记者的采访, 2012年3月26日。实际上, 研究小组于去年起便一直保持和中国企业的交流。
- 25 道路与桥梁部副部长在朱巴接受记者的采访, 2012年3月26日。中国水电于2010年起承建位于上尼罗河州的马拉卡儿市政道路项目。在南苏丹独立公投举行之前, 作为促进国家团结统一的战略之一, 苏丹政府向该项目提供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资金。在南苏丹正式独立前, 中水电在完成345公里中的180公里的建设后便中止了该建设项目。
- 26 一名中昊海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经理于朱巴接受记者的采访, 2012年5月29日。中昊海外目前在当地雇用大约100名中国籍工人和1000名南苏丹籍工人。
- 27 一名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着重指出, 中海外于2006年和2009年间在南苏丹仅仅进行了约1亿美元的投资。这于与它在其它海外项目的运营上形成了鲜明对比。笔者与朱巴进行的采访, 2012年4月。
- 28 “更安全世界”的圆桌会议讨论, 2012年5月30日。
- 29 中海外最近在南苏丹完成了中国友谊中学的建设项目。该项目由中国政府出资150万美元援建。
- 30 一名中水电员工于朱巴接受记者采访, 2012年5月。
- 31 一名中昊海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经理于朱巴接受记者的采访, 2012年5月29日。
- 32 一名南苏丹政府高层接受记者采访, 2012年5月29日。
- 33 一名西方外交官接受记者采访, 2012年3月。
- 34 一名南苏丹政府高层于朱巴接受记者采访, 2012年3月1日。
- 35 在朱巴的中国官员否认这是由中国的石油公司建议的。一名西方外交官接受记者采访, 2012年3月。
- 36 一名中石油高级代表于朱巴接受记者采访, 2012年6月2日。
- 37 一位捐赠方官员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接受记者采访, 2012年5月。
- 38 可参考: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New Courtship in South Sudan*, Africa Report 186, 2012.
- 39 Ranganathan R and Briceño-Garmendia C M, *South Sudan's Infrastructure: A Continental Perspective*,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184, World Bank, September 2011.
- 40 “更安全世界”在南苏丹首都朱巴的圆桌会议讨论, 2012年5月30日。
- 41 Corkin L, 'Redefining Foreign Policy Impulses towards Africa: The Roles of the MFA, the MOFCOM and China Exim Bank',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2011, 40(4), pp 61-90.
- 42 'South Sudan: Briefing on Jongeli Violence', *IRIN News Network*, 10 February 2012.
- 43 World Bank,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 44 *Op cit* Campbell 2012. See also: *op cit* Large 2012.



2012年5月, 研究团队在南苏丹朱巴。从左到右: 斯蒂芬·郭先生(西开普大学), 贝洛克·麦斯芬先生(安全研究所), 肖玉华博士(浙江师范大学), 和劳拉·巴伯女士(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 45 可参考: Bosshard P, 'New Chinese dam project to fuel ethnic conflict in Sudan', *Huffington Post*, 26 January 2011, and: 'UN expert urges Sudan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of communities affected by hydro-electric dam projects', *Sudan Tribune*, 28 August 2007.
- 46 可参考: Coalition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 *Soil and oil: dirty business in Sudan*, Washington, February 2006, p 21, citing: UN (Special Rapporteur Leonardo Franco),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Sudan*, October 1999, para 77; Human Rights Watch, *Sudan, Oil, and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Watch, 2003; Patey L, 'State Rules: Oil Companies and Armed Conflict in Sudan',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7, 28(5).
- 47 “更安全世界”于南苏丹中赤道省的采访, 2011年8月。
- 48 Deng L, 'South Sudan: China – a strategic partner of the new nation', *Sudan Tribune*, 16 April 2012.
- 49 “更安全世界”于南苏丹犹尼提省得采访, 2011年8月。
- 50 'China helps promote peace, development of north, south Sudan', *Xinhua*, 9 July 2011.
- 51 可参考: 'New weapons seized from South Sudan rebels', *Sudan Tribune*, 27 October 2011.
- 52 'Exclusive Interview: China's stance on Sudan, S. Sudan dispute', *CCTV News*, 15 May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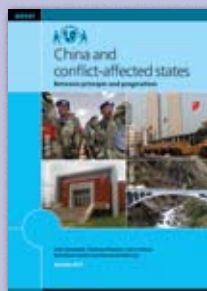
联合国/非盟驻达尔富尔地区 (Darfur) 联合特派团 (UNAMID) 的中国维和工兵在工作地点列队。  
2008年7月  
© STUART PRICE / 联合国图片库

## 关于我们

“更安全世界”是一个独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我们直接与当地的人民、政府及国际组织合作，共同防止暴力冲突发生，鼓励合作、以人为本的方式实现和平与稳定。我们坚信，每个人都可以享有和平美好的生活，免受不安全和暴力冲突的伤害。我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机构，我们致力于了解和影响冲突、安全及国际发展间的关系。我们的工作遍及欧洲、非洲、中东和亚洲的15个国家。我们有工作人员驻扎在孟加拉国、肯尼亚、科索沃、尼泊尔、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和乌干达，以及在伦敦、布鲁塞尔和维也纳。我们所有的刊物都可从我们的网站上下载。

“更安全世界”组织感谢开放社会基金会对本研究项目和出版物的资助。

本简报收集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纯属作者个人的观点，它们并不反映“更安全世界”组织的立场。



[www.saferworld.org.uk](http://www.saferworld.org.uk)